



**nswp** Global Network of Sex Work Projects  
Promoting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 NSWP 参加第 63 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

NSWP 协助成员组织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参加第 63 届妇女地位委员会(CSW63)。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一直主导着性工作问题的讨论，这个代表团旨在扩大性工作者权利倡导者的声音，反映性工作者生活经历和现实的多样性，避免贩运和性工作的混淆被用来促进损害性工作者权利的政策。妇女地位委员会 (CSW) 是联合国内的重要空间，应当促进尊重、保护和实现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所有妇女的人权。

### NSWP 在 CSW63 的代表团

**KayThi Win**, 亚太性工作网络 (APNSW) 和 NSWP 主席  
**Lala Maty Sow**, 和 **Soppeku**, 塞内加尔和非洲性工作联盟 (ASWA)  
**Shaunna-May Trotman**, 圭亚那性工作联盟, 圭亚那和加勒比性工作联盟  
**Phelister Abdalla**, 肯尼亚性工作联盟 (KESWA), 肯尼亚和 ASWA  
**Nataliia Isaieva**, 乌克兰法律生活、乌克兰和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网络 (SWAN)  
**Dame Catherine Healy** 新西兰妓女联合会 (NZPC), 新西兰和 APNSW  
**Elisha Kor**, 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与服务组织, 马来西亚和 APNSW  
**Kholi Buthelezi, Sisonke**, 南非和 ASWA  
**Thierry Schaffauser**, 性工作联盟 (STRASS), 法国和性工作者权利国际委员会 (ICRSE)  
**Ruth Morgan Thomas**, 英国苏格兰  
**Katherine Koster**, NSWP, 美国  
**Olga Zubkovskaya**, NSWP 俄语翻译

第 63 届 CSW 关于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会议主题对性工作者特别重要。

*"当我们谈论贫困时，最大的问题是犯罪。警方和当局使用性工作者作为 ATM。当我们赚钱时，他们逮捕我们，他们从我们这里拿钱。"*

- KayThi Win, APNSW/NSWP

NSWP 成员通过出席在联合国机构和成员国组织的 CSW 边会活动,提升了性工作者权利是妇女权利的意识。他们游说国家特派团，参加性工作者组织、盟友和反对派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边会活动。

### CSW: 充满挑战的环境

性工作者面临着由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组成的庞大而有组织的联盟。在本届 CSW 届会期间，至少有 15 次官方和非官方的边会活动宣传明确损害性工作者人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参加了所有关于性工作的公开小组

NSWP |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 Edinburgh EH6 5QB | Scotland UK  
[secretariat@nswp.org](mailto:secretariat@nswp.org) | +44 (0)131 553 2555 | [www.nswp.org](http://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讨论，并提出了有敌意的问题。五个性工作者代表团的成员申请了正式发言或参与 CSW 官方程序中的主题互动对话。所有请求均被拒绝。

一些成员国试图引入将性工作和贩运混为一谈的语言。最终商定结论承认“贫穷、失业、缺乏社会经济机会、缺乏社会保护、普遍存在的两性不平等和暴力、歧视、[和]边缘化”等结构性驱动因素。然而，也包括模棱两可的终止需求的陈述。这些陈述经常被用来宣传损害性工作者的人权和劳动权利的政策和法律，对处理贩运问题却无所作为。

## 准备、规划和联盟

为筹备 CSW63，NSWP 编写了[一份关于性工作者社会保障可及性的简报](#)。全世界的性工作者被排除在金融系统、住房和公共服务之外，加剧了性工作者的社会排斥，助长了经济边缘化。他们受到保健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歧视，使他们对感染艾滋病毒和其他不良健康结果有脆弱性。与非正规部门的其他工人一样，他们被排除在劳动保护、与工作有关的应享权利（如带薪病假或产假）之外，而且经常被剥夺结社和组织的权利。不承认性工作是工作，刑事定罪、歧视和污名，会导致贫穷和边缘化，而非预防或减少性工作者的经济不安全和边缘化。

性工作者代表团组织了一次会前会和每日签到，审查小组日程、制定策略和讨论经验。鉴于 CSW 内的敌意，性工作者代表团以至少两人小组参加所有会议。

盟友的支持对性工作者代表团在 CSW 空间内感到受到保护至关重要。性工作者代表团加入了妇女权利核心小组，这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女权主义倡导团体，致力于影响 CSW。小组由[非洲妇女发展和交流网 \(FEMNET\)](#)、[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 \(APWLD\)](#)、[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西半球区域 \(IPPF/WHR\)](#)、[国际妇女健康联盟 \(IWHC\)](#) 和 [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 \(WEDO\)](#) 共同参与。参加核心小组的每个人都必须认可这些团体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包容和支持性工作者和性少数权利。核心小组为 CSW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安全空间机会，以便与盟友建立联系，并促进集体目标。

*“它使所有妇女权利运动走到一起，妇女们互相支持，以确保如果某个妇女团体的议程出了问题，那么还有一大群其他妇女支持你。”*

- Phelister Abdalla, KESWA, Kenya 肯尼亚

性工作者代表团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SOGI) 核心小组一起出席了妇女权利核心小组会前会议。他们提供了关于 CSW 的背景资料，提供了区域会议的报告，召集了关于特别问题的工作组，并联结了包容性的肯定权利的民间组织代表。性工作者代表团通过部长级会议、区域核心小组、每日核心小组、邮件组和工作组，与妇女权利和 SOGI 核心小组进行接触。

## 性工作者在 CSW 的声音

Sex worker delegation members spoke in a variety of fora at CSW63, including official and NGO-led side events and at closed meetings.

性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在 CSW63 会议上以各种发言形式发言，包括官方和非政府组织主导的边会活动和非公开会议。



3月12日，星期二

##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会外活动：“让我们谈谈性工作”

这次会外活动由开发署和人口基金作为艾滋病规划署关于性工作和艾滋病毒问题的共同领导组织，目的是提高人口基金、开发署、联合国工作人员和CSW其他与会者对性工作者面临的挑战的认识和了解。它探讨了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进一步增强对性工作者社群在努力实现其人权时继续和加强对性工作者社群的支持的重要性。

人口基金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处高级顾问 Tim Sladden 和开发署艾滋病毒、人权和关键人群小组组长 Tenu Avafia 谈到艾滋病规划署支持性工作非刑罪化的立场。他们强调了性工作者在艾滋病毒防治中的关键和核心作用，并强调了UNAIDS明确肯定了这一立场的各种就性工作问题编制的指导，包括[性工作实施工具](#)、[UNAIDS关于艾滋病毒和性工作的指导说明](#)、[艾滋病毒和法律全球委员会的报告](#)及其[2018年补编](#)，以及关于艾滋病毒和青少年贩性者的技术简报。

来自法国、肯尼亚、马来西亚、塞内加尔和新西兰的性工作者谈到各自国家不同的法律框架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在[塞内加尔](#)，性工作立法的动机是保护公众健康不受性工作者的影响，而不是保护和支助性工作者本身。性工作者必须经常接受定期的强制性健康检查，并携带身份证。21岁以下的性工作者和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被排除在这一法律模式之外。法院和警察将登记为性工作者作为不利于性工作者的证据，导致犯罪嫌疑和骚扰。Lala Maty Sow 解释说，尽管这种模式是合法化，但实际上，大多数性工作者都在法律之外工作。

在[法国](#)，性工作者的客户被定为刑事犯罪，同时国家对性工作者公开拉客的处罚于2016年4月被撤销。Thierry Schaffauser 描述了法律的有害影响，[STRASS](#)强调了这些影响。[《世界报》的一份综合报告中](#)记载：法律造成了贫困。性工作者，特别是街头迁徙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受暴力，而迁徙性工作者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来寻找客户。将客户的刑事定罪，连同促进暴露前预防，在男性性工作者中“几乎消除了”安全套的使用。此外，性工作者继续成为法国当地法律的目标和惩罚对象。

在[马来西亚](#)，性工作者根据标准法被定为拉客罪，而根据伊斯兰教法，穆斯林性工作者在州一级被进一步定罪。根据伊斯兰教法，性少数性工作者因“同性恋”而面临更多的刑事定罪。Elisha Kor 描述了法律矛盾，性工作者是预防艾滋病毒的关键人群，但避孕套仍然被用作证据。

[2003年，新西兰将性工作合法化](#)。Catherine Healy 介绍了非刑罪化的积极影响，包括改善服务可及性、警察和劳动保护，减少暴力，加强与政府的有意义的参与和合作，以确保性工作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

*“[非刑罪化]目标不是压制想法，也不是性工作不存在。目标是性工作者的权利将维护，他们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有保障。法律背后有很多保护性工作者的意图，而不是以保护人或家长式的方式...而是性工作者自己决定的方式。”*

- Catherine Healy, NZPC, New Zealand 新西兰



Phelister Abdalla 谈到了 KESWA 不断改进面对难民营中移徙和流离失所的性工作者的工作。在肯尼亚性工作者发生一系列谋杀案后，KESWA 动员起来，主张进行调查。因此，肯尼亚政府宣布他们将调查这些谋杀案，但表示他们无法为移徙性工作者做些什么。作为回应，KESWA 开始深入难民营，询问难民营中的移徙和流离失所性工作者需要什么。之后，KESWA 启动了一个方案，为援助和医疗工作者提供意识提升培训，并招募移徙和流离失所的性工作者与肯尼亚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合作。

瑞典人口贩运问题大使 Per-Anders Sunesson 在性工作者发言后第一个发言。他说，瑞典模式旨在通过将客户定为刑事犯罪来废除"卖淫"，其依据是"证据"表明，瑞典所有性工作者都有性虐待、身体虐待或精神疾病的历史，因此瑞典没有必要在十年评估模型期间咨询性工作者。

然而，[瑞典政府的态度并没有](#)阻止全球和瑞典性工作者社[群对法律进行评估](#)。瑞典模式夺走了性工作者的生计，使他们容易无家可归、失去子女监护权，甚至被伴侣谋杀而不受惩罚。性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对瑞典大使的讲话作出了答复，并列举了大量社群和学术证据，证明客户和第三方被刑事定罪的危害。

**3月13日，星期三**

**'自由决定，自由选择'**

*法国、瑞典、她决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IPPF)、计划生育家庭 (法国)、法国和瑞典欧洲妇女协调游说团、让·雅雷斯基金会。*

性工作者代表团试图参加本场会议，但由于人满为患，被要求离开会场。性工作者代表团坐在走廊上收听会议实况。在名为关于“社会保障与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全面可及的基于人权的途径”的讨论中，来自布尔基纳法索、法国和瑞典政府、她决定、YSAFE、法律、安全与自由堕胎权利全国运动的嘉宾都谈到妇女的选择权和获得全面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包括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重要性。他们强调自由和尊重妇女身体自主的重要性。瑞典妇女游说团随后谈到，“卖淫”与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本身不相容，性工作者没有自愿同意的能力。没有其他小组成员对这些发言作出答复。性工作者在房间外听，震惊于房间里没有人捍卫所有妇女拥有身体自主的权利。NSWP 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事件的[文章](#)。

*"我们听到他们谈论性工作者，没有个性工作者在房间里代表性工作者。这伤透了我的心。"*

- Shaunna-May Trotman, 圭亚那性工作联盟

**"捐助者对话"-开放社会基金会(OSF)**

NSWP 和 OSF 共同组织了一次对话，讨论资助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的优先事项和障碍。



Ruth Morgan Thomas 谈到了 NSWP 的核心价值观：反对对性工作一切形式的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压迫，接受性工作作为工作，并支持性工作者的自决和自我组织。她讨论了世界各地性工作者社群面临的挑战，以及 NSWP 为克服这些挑战而采用的战略，包括扩大世界各地成员的声音，承认交叉性并建立联盟。NSWP 最近[绘制了 208 个国家和附属国的性工作法](#)。除了一个国家，在所有国家，出售、购买或组织性工作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被定为刑事犯罪或惩罚。不幸的是，人权领域的许多捐助者制定了标准和程序，使性工作者社群难以获得资金，特别是在刑事定罪环境中，一些捐助者仍然不愿意资助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

Nataliia Isaieva 强调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有效参与的价值。她还概述了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在与服务机构互动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些服务机构往往是政府或慈善资金的主要接受者。服务机构可以通过象征性的参与、不切实际的可交付成果、过多的报告要求以及不提供核心资金来限制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

谈到了新西兰非刑罪化的积极影响，以及他们走向非刑罪化的历程,那是一个性工作者"在任何可能的机会里大声疾呼"的缓慢过程。”

*“性工作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通过性工作非刑罪化而大大增加了.....当性工作在 2003 年非刑罪化时，我们认真倾听，我们参与了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必须参与创造影响我们工作的东西。”*

- Catherine Heal，新西兰妓女联合会，新西兰

Phelister Abdalla 解释了不承认性工作是工作如何妨碍性工作者在非洲开设银行账户、获得贷款和寻找住房的能力。KESWA 和 ASWA 通过建立强有力的联盟和展示性工作者组织其社群的有益影响，成功地倡导对性工作是工作的承认。

来自 OSF 的 Sebastian Kohn 分享了红雨伞基金、妈妈现金和 OSF 在 2014 年全球研究的性工作资助数据。研究发现，只有 56 个非政府资助者，主要集中在全球北方地区，2013 年发放了 800 万欧元。Sebastian 强调，亚太地区资金严重不足，核心资金有限，宣传经费不足。

**3 月 14 日，星期四**

会外活动：“促进性工作者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视频](#)  
荷兰,乌拉圭,加我一个 联合会

来自塞内加尔和新西兰的性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 CSW 正式边会活动。新西兰妓女联合会的 Catherine Healy、团结图改变的 Lala Maty Sow 与荷兰社会发展主任兼妇女权利与性别平等大使 Mette Gonggrijp 以及乌拉圭性别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妇女研究所所长 Mariella Mazzotti 出席会议。他们进行了关于促进性工作者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公共服务可及的小组讨论。小组讨论由 [CREA](#) 执行主任 Geeta Misra 主持。

Mette 谈到荷兰政府承诺在外交政策上支持性工作者的人权，为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提供资金，并在国际政策论坛上提升肯定权利的观点。活动期间，她被要求就瑞典妇女游说团在“自由决定、自由选择”活动期间采取的立场发表意见。他们声称，性工作与实现妇



女和女孩的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不相容。Mette 回应道：“我想做的是重申荷兰的立场和做法.....对我们来说，尊严和人权是至关重要的...妇女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她们有身上的自主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组织值得我们尊重和支持。”

[乌拉圭的性工作合法化](#)并加以管制，包括强制性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检测、强制性登记和限制独立性工作的法规。尽管合法，性工作仍然被高度污名化，75%的性工作者没有登记。Mariella 强调了有效纳入性工作者在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并呼吁妇女权利运动支持性工作者。

Catherine 概述了新西兰由于非刑罪化而发生的积极变化。她还[承认 2003 年《卖淫法》的局限性](#)，包括排斥移徙性工作者，以及确保地方政府遵守国家法律的持续挑战。她还强调土著人民受到广泛的社会边缘化和歧视，这反映在一些性工作场所的种族偏见政策以及毛利性工作者在街头性工作中占比过高。她还介绍了非刑罪化的目标，以及将性工作者的声音有效纳入法律制定。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你不用在开始的时候就参与为性工作者思考和设计东西。否则你会有很多的紧张...和结果，没有好处，任何人，这肯定失败。”*

- Catherine Heal, 新西兰妓女联合会, 新西兰

Lala 谈到了塞内加尔的性工作的法律框架。许多性工作者选择不登记，这阻碍了她们获得保健服务。拉拉说：“没有健康卡的性工作者不能去医院。”为此，他们最终可能会被逮捕。”

边会活动向所有 CSW 参与者开放.和所有肯定性工作者权利的边会活动一样,废娼主义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表达了他们的异议，并质疑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

### 会外活动：“防止为性剥削而贩运妇女和女孩”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打击贩运妇女联盟和现在平等*

这一活动被宣传为关于人口贩运的一次会议，但讨论的重点仍然是促进将性工作者的客户刑事定罪。

发言者一再强调性工作，认为对“商业性行为”的需求助长了性产业中的人口贩运，而对强迫劳动的需求则助长了其他劳动部门的人口贩运。CAP 国际的 Gregory Thery 和 CATW 的 Taina Bien-Aimé，攻击联合国机构批评“终止需求”的做法。他们反对 CSW 为性工作者提供发表意见的空间，并反对在活动中提倡对性工作采取权利肯定的做法，声称这违反了国际法和《巴勒莫议定书》规定的 CSW 义务。

这一解释与[《议定书》](#)谈判的官方解释性说明相矛盾，该说明申明：

*“《议定书》只涉及在人口贩运的情况下剥削他人卖淫和其他形式的性剥削。《议定书》没有界定“剥削他人卖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这一术语，因此，这并不妨碍缔约国在各自国内法中处理卖淫问题的方式。”*

世界各地性工作者一再强调，由于这项立法，[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受暴力、歧视和剥削。

*“很显然，他们不仅打击人口贩运，而且打击整个性产业。所有不同的发言者，他们都...滥用贩运问题来打击所有性工作...当然，性工作者从未被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Thierry Schaffauser, 性工作者联盟, 法国

*“他们都在谈论被贩卖的人，来自非洲的人。然而，当我看着整个房间，没有非洲人说话...他们谈论了很多问题，个人觉得，贬低了性工作者...他们对性工作者的理解，与我们完全不同。”*

- Phelister Abdalla, KESWA, Kenya 肯尼亚

### 平行活动: "禁止购买性服务二十年"

ROKS, 瑞典国家妇女庇护所和青年妇女庇护所组织

ROKS 的主席 Jenny Westerstrand 形容性工作与性别平等本身是格格不入的。她声称，为了结束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原型，必须废除性工作。Anna Skarhed 领导了瑞典立法的 10 年评估，她声称，街头的性工作减少表明该法缩小了性产业，这与瑞典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进行的评估相矛盾。Skarhed 解释说，对性工作者的影响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他们没有资源去咨询性工作者。

*“在讨论瑞典法律评估时，他们说，他们缺乏评估资源。他们想与卖淫女交谈，但没有数据或资源。这就要问这种评价的性质和数据可信度。在说话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的代表，一个在全世界传播其有害政策的国家，它感到有权告诉我们，在较贫穷的国家，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 Nataliia Isaiev, 乌克兰法律生活, Ukraine 乌克兰

瑞典人口贩运问题大使 Per Anders Sunesson 将瑞典禁止购买性服务的禁令描述为一项明确的成功。参加本届会议的性工作者不得作出回应或发表评论。

*“这是非常敌对的。他们描绘性工作者的方式，我觉得太贬低人，不专业...将人表现为‘娼妓’，我觉得这是真正不能接受的。”*

- Kholi Buthelezi, SISONK, 南非

### 平行活动: "21 世纪的运动建设"

联合国信托基金

KayThi Win 是联合国信托基金的五个拨款接收者之一，在 CSW 联合国信托基金活动上讨论运动建设。其他发言人代表的团体聚焦在原住民组织和拉美女权主义运动建设以及印度种族群体的社群组织。

KayThi 强调了亚太地区性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以及性工作者有效参与的重要性。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性工作者被刑事定罪和边缘化，被污名化和被剥夺权力，并与社会主流隔绝。暴力，尤其警察暴力是严重的。”



KayThi 说，运动建设的目标是赋权性工作者，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APNSW 合作的主要原则是有效纳入性工作者参与。性工作者必须参与工作的每个阶段。KayThi 指出，在许多国家，性工作者并不是其方案的制定者。

*“当社群没有被赋权时，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 KayThi Win, 亚太性工作者网络

KayThi 谈到了合作的力量，不仅与学术界、捐助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而且在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之间。KayThi 强调了 APNSW 合作开展的主要研究，包括[《权利证据：亚洲性工作、暴力和艾滋病毒》](#)、[《亚洲性工作、暴力和艾滋病毒——从证据到安全》](#)和[《艾滋病毒和性工作汇编：亚洲及太平洋的创新对策》](#)。

**平行活动：“复原力权利：性工作非刑罪化” | 视频**  
*最佳实践政策项目、黑人性工作者团体和新泽西红雨伞联盟*

由世界各地当前和曾经的有色性工作者主持和参与的小组讨论。成员讨论了性工作者如何“建立了复原力和终止性工作生活被刑事定罪的路途”。

Kholi Buthelezi 和 Elisha Kor 与来自乌干达跨性别平等组织的 Beyonce Karungi 和来自黑人性工作者团体的 Christian 一起参加了由新泽西州红雨伞联盟的 N'jaila Rhee 主持的小组讨论，讨论性工作主导组织和挑战刑事定罪。

*“我们相信赋权性工作者...我们提倡变革。我们还赋权性工作者代表他们自己发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南非有一个更强大的性工作运动。”*  
- Kholi Buthelezi, Sisonke, 南非

小组成员称，他们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空间以及加强联盟是非刑罪化的途径。所有小组成员都讨论了刑事定罪下的挑战，并分享了他们的行动历程。

这一平行活动向公众开放，与在 CSW 性工作期间举行的其他肯定权利活动一样，废娼主义者也参加了会议。

NSWP 和我们的伙伴在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联盟<sup>1</sup>要求在 CSW 期间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妇女署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保护、尊重和实现性工作人权方面的作用。

虽然秘书长在 CSW63 期间未能找到时间与性工作代表团会面，但我们在 CSW64 期间能够安排一次会议。

---

<sup>1</sup> SWIFA 成员包括非洲妇女发展与传播网络 (FEMNET)、大赦国际(AI)、妇女全球领导中心(CWGL)、CREA、全球反对贩卖妇女联盟(GAATW)、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国际妇女卫生联盟(IWHC)、国际妇女权利行动亚太观察组(IWRAW-AP)、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和妇女生育权利全球网络 (WGNRR)



联合国妇女署的代表会见了性工作者代表团和 SWIFA 代表，讨论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现实，以及支持对性工作采取权利确认办法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

*“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法律框架。然而，这些法律框架的共同点是，所有这些法律框架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

Nataliia Isaieva, 乌克兰法律生活,乌克兰

*“当我们谈论法律和政策变化时，在国家层面，人们总是说‘哦，这是敏感的，我们不涉及’。像这样，直到我们死，直到新一代到来，它仍将是敏感的。因此，我们必须涉及这个。我们必须让人们习惯这一点，并真正致力于提高意识。”*

- KayThi Win, APNSW/NSWP

## 关于 CSW 的思考

代表团成员表示，迫切需要建设包容性工作者的妇女空间，并将性工作者的声音带到 CSW.

*“我认为，CSW 是性工作者进行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性工作者参与妇女空间很重要。这也是一个重要平台，提升其他妇女意识..以便他们可以讨论性工作者的问题。”*

- Kholi Buthelezi, SISONKE,南非

*“性工作者经常被抛在后面。这是一个妇女地位委员会，有许多性工作者是妇女，很显然，性工作者未能推进[她们]的权利，当然，社会保障往往不扩大到性工作者，所以非常重要是性工作者在这个论坛的存在。”*

- Catherine Healy, 新西兰妓女联合会, 新西兰

*“女人谈论其他女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重要的是让性工作者站出来，说出他们是谁，他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有效，并告诉人们真正的知识，以便人们能够理解性工作者。因此，当他们在房间里提出一个想法时，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谁是性工作者，以及性工作者正在推动的议程。”*

- Phelister Abdalla, KESWA,肯尼亚

*“这是讨论和解决暴力侵害性工作者、暴力侵害跨性别女性问题的真正好机会。也面临很多挑战，因为人们仍然歧视和污名化性工作者和跨性别女性。他们觉得我们并不重要。但我们...我们是女人...我们的问题就是妇女的问题。”*

- Elisha Kor, PKKU, 马来西亚

性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对 CSW 表示了复杂的情绪和感受，指出 "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同时也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经历"。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提出的意识形态论点，以及他们对想在 CSW 讲述自身经历的性工作者的消声，使得这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空间。若干代表团成员说，他们在 CSW 所经历的公开敌视和贬低的程度以前从未有过，有的甚至来自他们本国的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他们说，忍受这种挑衅和反性工作言论，没有机会作出回应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和令人痛心的。

“我听说激进的反对派是反对性工作的，他们相信性工作与受害者、贩运等有关，但参加 CSW 之前，我从未与说这种话的人共处一室。重要的是，参加 CSW 工作的性工作者必须提出强有力的论据，不要对挑衅和负面言论作出反应。这并不容易，我自己想哭。但好的是，你不孤单，你有支持，这是好事；尤其像我们这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性工作者代表组成的团队。这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 Nataliia Isaieva, 乌克兰法律生活, 乌克兰

另一方面，SWIFA 和妇女权利核心小组提供的支持是一个极其积极的经验。

“我们参加的其他会议和性工作者会议确实很友好，因为我们能够表达自己。其他妇女网络也站出来支持性工作者的议程。特别是 SWIFA 的妇女运动成员。”

- Phelister Abdalla, KESWA, 肯尼亚

性工作者代表团内的支持和团结被确定为重要经验,对代表团的影响极为关键。尽管存在挑战，代表团成员仍表达出成就感，并认为性工作者的声音在各种平台上被放大。

“我可以看到每个人都 100%地参加这个会议...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把小组的精神带到会议桌上。”

- Elisha Kor, PKKU, 马来西亚

“我认为 NSWP 带来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团队（在所有活动中都很明显）。她们能够通过作为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参与。这些人是自己所在领域的专家。”

- Phelister Abdalla, KESWA, 肯尼亚

“性工作者代表团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团，我们参加了不同的会议.....这使我们能够谈论我们的优先事项，谈论性工作也是工作的事实，以及女性性工作者也是女性。”

- Lala Maty Sow, 团结图改变, 塞内加尔

“我们在 CSW 的存在得到了承认。我们给 CSW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每天都在宣扬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在被允许访问每个论坛发言。”

- Shaunna-May Trotma, 圭亚那性工作联盟

## 结论

世界各地有许多国际在继续对性工作刑事定罪。并不意外一些成员国仍在投入大量资源在 CSW 正式会议、议定结论、边会活动和平行活动中挑战联合国内部对以肯定权利途径处理性工作问题的支持。

尽管如此，性工作者代表团与一些联合国机构、成员国、捐助者和包容性的肯定权利的妇女权利组织合作，成功地让性工作者发出呼吁，要求 CSW 尊重他们的人权。

如果联合国希望没有人被落下，那么性工作者不能被当作例外，性工作者不能被排除。



“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正在聚集在一起，致力于我们的安全和保障，或主张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给予权利。我们准备团结起来，要求我们的权利。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法律框架。然而，所有这些法律框架的共同点是，所有这些框架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

人们应该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的运动，因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最能表达性工作者的需求，因为我们通常努力在一大群性工作者中达成共识。当我们谈话时，我们不是以个人身份交谈，而是代表运动发言。我们要求妇女运动支持我们争取权利的斗争。我们不是要求一套单独的权利。我们是人，我们有权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权利。

我们性工作者所做的是试图分析国家背景，了解法律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在困难的环境和敌对的空间里，我们的声音仍然被听到，我们依然被当作人类对待，这一点非常重要。”

- Nataliia Isaieva, 乌克兰法律生活，乌克兰

在 CSW 以及联合国以性别为重点的空间内创造空间和扩大性工作者的声音仍然是 NSWP 的优先事项，我们将继续筹备、规划和建立联盟，以确保性工作者不会被消声。

项目资助方：



NSWP 是“弥合差距—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的联盟合作伙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人权侵害和艾滋病及其他健康服务。请登陆网站 [www.hivgaps.org](http://www.hivgaps.org) 了解更多信息。